

PRESSBOOK

Takashi MURAKAMI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June 2019

村上隆：我並不快樂

訪談錄

撰文：張綺霞 ellacheung@hkej.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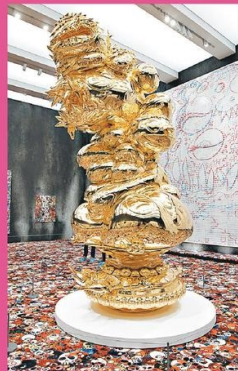
作為當紅的當代藝術家，村上隆總是帶着不少爭議，世界各地博物館爭相邀展，作品在拍賣市場屢創天價。

他經常將日本漫畫和傳統繪畫元素融入作品，在美國主導的普普藝術中另闢蹊徑，建立起專屬日本的「超扁平」風格，將日本文化推廣至國際，然而卻不怎麼受到日本觀眾喜愛。

早前他親自來港主持大型個展「村上隆 對戰 村上隆」的開幕禮，他如吉祥物一樣穿着特製服飾，穿梭場館四周，擺出如他所設計的太陽花朵般活潑的神情，與嘉賓合照，然而大大的笑臉背後，卻是濃重的經營壓力，他接受專訪時也坦言：「我並不快樂。」



▲一樓其中一個房間展出其作品草圖。(吳楚勤攝)



▲三樓的《宇宙初生的啼聲》(2005-2019)由玻璃纖維強化塑膠及金屬製作而成。(吳楚勤攝)



▲村上隆常來香港，圖為他兩年前往香港巴塞爾藝術展上。(林德虹攝)

談老病死

近年村上隆不少作品與世界末日或生死有關。他笑着解釋：「因為我老了，哈哈！」天災為他帶來震撼，開始重新思考生死，並理解更多宗教故事。然而他一直強烈質疑宗教，父母曾因窮困而信那教，他覺得那教的聚會和儀式都「很愚蠢」。但他認為宗教能提供很好的故事，幫助人保持信念。就像告訴在海嘯中失去父母的孩子：死去的人去了星星。「這完全是謊言，死亡就是死亡。但故事正是宗教的重要部分，只是我已不需要那樣的故事。」

他筆下的死後世界七彩繽紛，然而他相信死後一切都會消失。「唯一能存活的是作品，除非作品也被火燒掉。」父親有腦退化症，他預計自己也會以這種方式死去，「最後變得笨笨的，失去一切記憶，我不喜歡這種死亡方式。」他說自己不怕死，而是怕漫長的折磨過程，「我很想在睡夢中死去」。如果真有腦退化呢？他笑笑說：「就如美國藝術家 Willem de Kooning，他也是患腦退化去世，病重時仍畫畫。」雖然畫作風格大變，讓人費解，卻仍有力量。就算我有腦退化，也不會停止創作。」

這個名為「村上隆 對戰 村上隆」(至9月1日，大館當代美術館)的展覽，兩個村上隆均有不同意義，一個是他自己創造出來的角色、公司和品牌，另一個則是真實的自己。他經常以自己的形象創作，認為自己與作品本身早已融為一體，沒有所謂衝突。他強調，自己做的不只是表面，而是從裏面，將一切變成創作。「每一件我做的事、說的話，都是藝術。若非如此，我就無法生存下去。」

自比鐵達尼號演奏家

這次他展出多個近年的重要作品，吸引不少人前往參觀。三樓展廳被打造成亡靈花園，呈現陰暗氣氛，背景的墨染壁布是手繪製作，地氈布滿他常用的骷髏骨圖案，展廳中央擺放了用金箔做成、4.5米高的巨型雕塑《宇宙初生的啼聲》，花上14年創作，由面容扭曲的怪獸堆疊而成，如人心貪念不斷累積，似即將崩潰。周遭則是無數面扭曲的巨獸 Tan Tan Bo，結合恐怖與可愛氣氛，將核爆場面、宇宙黑洞等元素結合，展現世界末日後景象。

2011年福島核危機後，村上隆開始反思更多自然災害、核爆、宇宙玄機及生死問題，笑言自己就像是《鐵達尼號》電影中的音樂家。船在沉沒的時候，音樂家仍在努力演奏，這也是藝術家的工作。」

下一層則播放了他這些年來為自己

設計的特色服裝，每次展覽或重要活動，他都會因應主題製作服裝和道具，賦予自己另一身份，進行宣傳。為了這次展覽，他塑造了一個將多個村上隆玩堆疊成的大頭套，顯示我中有我。

一樓的多個房間各有特色，有向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致敬的作品，用超現實風格重新詮釋畫作中扭曲不安的情緒。轉進另一個大房間，則是鋪天蓋地的花朵，是他知名的大太陽花主題空間。旁邊的房間中所有作品都金光閃閃，從日本佛教禪宗哲學引申而成的「圓相」系列，是他近年對生死的反思。

放棄與日本觀眾溝通

脫下了沉重的頭套接受訪問時，村上隆看來有點疲憊。這個人人稱羨的藝術家，出身貧苦，從小愛讀科幻小說和漫畫來逃避現實。在東京藝術大學專研日本傳統繪畫，修讀至博士，但這門類充滿權力鬥爭，年輕藝術家發揮空間有限。畢業後他做過大學入學導師及插畫設計工作，看過一場當代藝術展覽後，發現那形式更自由，決心投入其中。但當時日本的當代藝術市場仍未成形，於是決定到紐約闖一闖。

他在紐約大受啟發，開始以日本的卡通畫風創作藝術，並塑造出自己的代表符號 DOB 先生，如同米奇老鼠，多啦 A 夢及超音聲的混合體，成功建立獨特風格。他很早就明白日本藝術市場無法支持藝術家的職業生涯，因此一直以國際市場為推廣對象。

他在1996年發表《超扁平宣言》闡述理念，宣布要將日本二戰後充滿恐懼不安的社會發展出來的動漫和卡哇伊文化融合當代藝術，同年成立了「Hiropon 工廠」，大規模生產其藝術作品，看上去是冒險的決定，但他充滿信心，「從一開始就要建立認真的營商架構」。

其後工廠不斷擴張，更轉型為兼具藝術品製作和藝術家推廣的公司，並以他創作的人物 Kai Kai (怪怪) 和 Kiki (奇奇) 命名，借貸數億日圓開拓大廳和工作室。從2000年起，他開始大花金錢策劃大型展覽，連同其他日本藝術家將其「超扁平」創作概念推廣，備受國際關注。他的創作規模也愈來愈大，作品拍賣價屢創新高，並與各種品牌合作推出產品，成功將自己的名字打造成國際品牌。

在西方社會愈來愈受歡迎的同時，日本觀眾卻對他有更大的非議，認為他只是抄襲拼貼日本漫畫家作品來「欺騙西方人」。而他也不諱言沿用安迪華荷的藝術生產概念，以工廠形式製作藝術，打破經典和通俗的界線，將藝術當成生意經營，用品牌方式推廣作品，只聚焦國際藝術

市場等做法，惹來不少批評，這些聲音曾讓他沮喪和信感壓力。而代表其形象的 DOB 先生也慢慢變成一頭充滿黑暗情緒的扭曲巨獸 Tan Tan Bo。

說到與日本觀眾的關係，他表示這些年來都沒有太大改變，他不以為然地說：「10年前我仍試圖改變日本觀眾的觀感，如今我已放棄嘗試與他們溝通，我覺得我的情況像安迪華荷，他死前從未有機會在美國主要博物館展出，只是在德國和日本很受歡迎，相比之下，我有大型展出的機會，覺得仍算幸運。」

雖然早年就離開日本，但他這是在日本建立基地，他表示，最難適應的是美國的飲食，他笑道：「而且紐約要不太冷，要不太熱，我很難在那邊長住。」

他的口味一直很日式，「最愛吃豆腐、雞排、魚生」，思考方式也如是。如今他仍採用很多日本文化元素創作，也積極提拔日本藝術家，雖然擁有美國綠卡，「但有特勞斯在位，可能隨時被取消吧？哈哈！」

他許多年輕時的夢想已實現，但仍未滿足，尤其是想開拓更多電影作品，「這方面的創作沒有任何贊助，而電影是燒錢的事，很難持續創作下去。」更困難的是他很多事都親力親為，一絲不苟，「因此與團隊常有摩擦。」

每次創作的製作成本都很高，他注重細節的完美，從他的手稿中，可以看到作品中卡通人物每個表情、每個動作乃至構圖的弧度，都經過多次改良才完成。但到動畫製作這複雜難的媒介，很多東西他都不能掌控，「因此很多細節都無法保留。尤其是長篇作品，無法好仔逐一修改。『我一點都不喜歡這樣，因為這會浪費錢去做不滿意的事。』」

睡前最喜歡看轟動畫

村上隆經常創作咧嘴大笑的太陽花，人們都認為這是快樂的象徵，然而大量快樂圖案堆疊卻形成充滿壓迫的恐怖感。被問是否快樂，他坦言：「我並不快樂。」營運的經濟壓力大，工作室24小時運作，每天早上醒來，他會看電郵、上社交網站、與員工開會，然後才創作，下午通常有人參觀，他都親自招呼，「睡一會再吃晚飯後，日更的員工下班，夜更的員工上班，又是另一場會議，然後他又工作，到晚上兩點才睡。」

一天中只有睡前看動漫的時刻比較休閒，「我最愛看那些很蠢的動漫，愚蠢的事都很棒。」近年不少大型動漫製作公司賣盤或縮小規模，「要維持很困難，前景甚至可說很壞。我對未來也失望，哈哈！」

他坦言，因為壓力經常失眠，「擔心隨時會破產，的確經常有此危險。」但他仍推出高成本和充滿野心的創作計劃，說起這些，他顯得從容平靜，或許充滿自信地冒險，正是他成功的原因。「因為我還未破產，可能是上天要我繼續做。這是我做的事，也是我的責任，如果我的破產了，就必須停下來，但在這件事成真之前，我還要努力嘗試。」

作品：©2019 村上隆/Kaikai Kiki 有限公司。版權所有



▲向英國畫家法蘭西斯培根致敬的多個作品也會在一樓展出，圖為兩幅一組的作品(培根：女性)(左)和(培根：男性)(右)由藝術家和貝浩登畫廊提供。(吳楚勤攝)



▲一樓的其中一個展廳由鋪天蓋地的「超扁平」太陽花組成，還有太陽花的坐墊。(吳楚勤攝)